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義門讀書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義門讀書記

(清)何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滬新登字109號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
義門讀書記

(清)何焯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29.75 插頁 4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

ISBN 7-5325-1324-6

I·652 定價: 26.25元

出版說明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收錄文淵閣本《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和雜家類著作，上自先秦，下至明清，共三百零四種。原小說類中的《太平廣記》和雜家類中的《說郛》，另有單行；又雜家類中的《墨子》、《呂氏春秋》等，非小說，此二類共有十六種，不再編入。

在古代，小說和筆記的界限並不很嚴格。小說一詞最早見于《莊子·外物篇》，意指淺薄瑣屑的言論，與現代小說含義有別。《漢書·藝文志·諸子略》將小說家列為九流十家之末，收書十五種。其實這些被班固看作是「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的小說，除小說鼻祖《虞初周說》外，還包括了百家言、史書和巫術等著作。小說興於漢武，盛於唐宋，繁衍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箴規等。平話、章回小說浸

成于五代以後，四庫館臣站在儒家立場，以「猥鄙荒誕，從亂耳目」為由加以排斥，而將小說類分雜事、異聞、瑣記三門，網羅神話傳說、講史述聞、博物雜說、志怪傳奇諸作品共一百三十種，其中也包括如葉盛《水東日記》之類的筆記。筆記一詞在南北朝時已出現，原是文體名稱，泛指隨意記錄，不拘體例的作品。直至北宋末祁的著作《筆記》問世，才有了正式以筆記作書名的。筆記又稱隨筆、筆錄、筆談、雜識、札記、日記等，後世把文體近說部的作品也稱筆記。筆記題材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古代目錄書因襲《漢志》沒有為之立專類，因此其書或歸小說類，或入雜家類。雜家，班固說是「兼儒墨，合名法」，實際《漢志》雜家類所收為折衷糅合先秦各學派思想之作。可是自漢武獨尊儒術，罷黜百家，以致雜家著作難以再現，名墨數家亦趨湮滅。後世目錄書墨守成規，沿用雜家類目，然而新收書與《漢志》原旨大相逕庭。清初目錄學家黃虞稷編《千頃堂書目》，深感矛盾突

出，於是削名法諸家，凡不能成類者皆納入雜家，使雜家狹義變為廣義，無所不包，從而名實相副，不脫離學術現狀。四庫館臣從其說，並有所發展，四庫雜家類設雜學、雜考、雜說、雜品、雜纂、雜編六門，於雜中又略事條析，併名、墨諸家數種書於雜學，共收書一百九十種。內容龐雜，政治經濟，天文地理，無所不談，其體裁絕大多數實屬筆記。其中學術札記佔一定比重，這與編纂者重樸學傾向分不開，但也有一些小說故事的記載。所以本叢書合四庫小說類與雜家類為一編，以求其實。

歷代的筆記小說受諸子史傳的影響而形成，却又常常能和經籍、正史、諸子、文集相互發明，補訂其不足。筆記小說涉及的題材十分廣泛，於各個歷史階段的政治狀況、思想潮流、典章制度、學術研究、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民情風俗、宗教信仰等都有反映，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各方面的重要資料。筆記小說以雜散見稱，具有不拘類別，文備衆

體，記敘隨宜，長短相間的特點，因此文筆輕松自如，可讀性也較強。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中有不少著作是輯自《永樂大典》或據《永樂大典》校補；還有一些則是取之當時的珍本或善本，此亦其優勝之處。

又各冊頁碼前均有該冊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中的冊數，今不作改動。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五月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義門讀書記卷二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檢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勳

膠錄監生臣史廷爽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義門讀書記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義門讀書記五十八卷

國朝蔣維鈞輯錄何焯校正諸書之文也焯字
此瞻長洲人康熙四十一年用直隸巡撫李
光地薦以拔貢生入直

內廷尋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特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編修後生事褫職仍校

書

武英殿康熙六十一年復原官

贈侍讀學士焯文章負盛名而無所著作傳於世沒

後其從子堂始哀其點校諸書之語為六卷

維鈞益加蒐輯編為此書凡四書六卷詩二

卷左傳二卷公羊穀梁各一卷史記二卷漢

書六卷後漢書五卷三國志二卷五代史一

卷韓愈集五卷柳宗元集三卷歐陽修集二
卷曾鞏集五卷蕭統文選五卷陶潛詩一卷
杜甫集六卷李商隱集二卷考證皆極精審
其兩漢書及三國志乾隆五年廷臣奉
詔校刊經史頗採用其說焉乾隆四十三年九月
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嘉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二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卷一

翰林院侍講學士何焯撰

大學

聖經章第一節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
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
光明正太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註更優止字
本在事物上說然必其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當
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艮背有不見之
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又即是周子主靜人極之
意

第二節知止只是識得大段定靜安是入道之始一
段涵養德性工夫有此基址然後可為致知力行之本
處字則便是從致知做將去知所先後則條理脈絡一
一分明前知止是嚮道而行此下便循途而至矣
定而后能靜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謂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為必可學而不惑於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為必可復而不惑於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慮而后能得 知止是先知事之理如此如平日知得為子當孝為臣當忠慮是臨事親事君之時更研窮其精微曲折使此理無一毫欠缺故知止僅云有定到慮後便云能得脫却注中處事二字則知止時豈未曾思慮耶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三

注安謂所處而安 言隨其所之此心只安在這裏

今人將安字講做安土敦乎仁光景則豈止能得地位哉

第三節 所字是着力字知其當先當後而即如此以從事也故近道

第四節 朱子云知主別識意主營為知近性近體意近情近用 誠者真實无妄全盡天理之謂故必推極其知於天理之極處也天下無性外之物而萬理同出

一原格者物物必至其物與无妄之極也看得誠字真則致字格字皆是推到頂上不泛然說向汗漫處去矣

致知次第當由外以及內蓋隨事精察而忽焉貫通則性無不在而天下無性外之物矣如小德之統於大德也 博我以文到如有所立卓爾地位亦今日格明日格脫然貫通之極致也

注意者心之所發也 有主之心所發也故好者必善惡者必惡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三

欲其必自慊 必自慊宋元板作一於善

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是言其根柢之處無不到乃窮源之意非汗漫博求之謂也 極猶太極皇極之極非北極之極證以無所不用其極句自曉

第五節 注物格知至四句 但可如此收轉照應不可作知止節正解

第六節 由上文觀之必至於脩身而已之明德始明由脩身推之而後能明明德於天下是故皆以脩身為

本 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士有家又佐天子諸侯治國平天下者庶人雖無國天下之責然亦必有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豈不均以脩身為本哉

末節 又言家者此則自天子至庶人所同也只從未不治中推以示人見當脩身以為家之準則不如此則國與天下更無可言耳

傳首章第一節

此節本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

養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書記

第二節 存其心所以養其性也存心養性所以事天

也顧諟明命實際不外此

第三節

峻字見至善意黎民於變皆克明中事即含

下新民意

末節 自字是非於所性之外有加毫末之意所謂明

命峻德即是這箇也

傳二章第一節 一層進一層即此之謂極

第二節 作字是又從而振德之意思已經成與維新

再造四海之民義復加鼓舞作興之不已乃是極字意

第三節 舊邦非衰敝之謂言先世積德累仁太王王

季肇基而大王之德又能克享天心也

注能新其德三句 能新其德句頂首節以及於民句

頂次節始受天命句貼本節即起下極字

末節 新命不過新民之極至處故注中只言兩項

傳三章第三節 作為人君五段題不細貼緝熙敬止

著語無由說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書記

五

與國人交止於信 當就邦交說即朋友之道也國人

若仍作庶民則是為人君一項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注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緝熙

是知承上節知字來

第四節 瑟僖是敬以直內赫喧是義以方外 恂慄

威儀是成德後培養功夫

末節 君子二句即是平天下傳中政事蓋必至此而

後為新民之止至善也 賢賢親親則有所師法樂樂

利則從善也輕 注咏歎淫佚 洪宋本液

傳四章 易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畏民志者謀始之道也 上三章皆明新平說此章承上起下又見脩身以上一截尤為用力之地所謂六分是內四分是外也

補傳以求至乎其極 極是根本非泛濫周詳之謂

傳六章首節 意是好善惡惡之發非一念善惡之發真西山曰自慊是為己言己之所以為善者乃自我合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精義

六

當如此若不為善則此心自不快足自不能安非是為他人而為善也自欺是為人本無實意為善但外面若假借以欺人欲人講好而已自慊是誠自欺是偽 注自脩之首也按此句貫注德潤身二句 以徇外而為人也按外字人字即對獨字看 他人不及知按不及二字是幾 以審其幾馬按獨字只是對人說幾是為己為人之幾只在好一邊說但審好之實與不實耳

第二節 其始為人則其繼必至欺人故復以小人警

之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第三節 此節只是証上人之視已二句指視乃言其形外之實嚴字即指形外之可畏非形容揜著時自苦如是也 十目十手是實事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即注中所謂善惡也歷來講章認得不清所以有兼指善惡及重惡一邊之紛紜

傳七章第一第二節 二節分有心之病無心之病本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精義

七

有所即不在朱子未定之說不可從觀或問自明 此章是說正心故上節先從感於物而用心偏倚處說起若未感之時先無主而昏則此身日用動靜之間尤無往而可矣上節是隨事反求下節是涵養大本但說有所即不在道理狹矣聖賢豈如此其辭費哉 忿懣等字與下親愛五者同 注蓋是四者皆心之用按心之用是已發下節心有不存是未發

末節 正心是敬以直內孝弟慈是義以方外

傳八章首節 私箋云上章念懷四者自其主乎心而

有所係累則以言心之病此章親愛五者自其發於事

而有所偏向則以言身之病按偏向之根在不正心病

而事從之也 好惡是情情之發是意 注辟猶偏也

按偏向正字 而不加察焉按病在心上

末節 此二句反覆言之者對經文其本亂而末治者否

矣下章先反唱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對經文

其所厚者薄三句所藏身三句又迴顧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傳九章 此章只說教家故以身之感發言之下章說

治國故必以政事言之乃家人國人之分今人誤以為

國與天下之分不可通矣 閻之孝世得

首節 孝者三句頂上不出家而成教只講理之相通

方不預奪後三節教國人一層 注身脩則家可教矣

按此跟身脩來則所藏乎身句亦極要緊 此所以家

齊於上二句按此乃推開說以起下文不是孝者三句

本位

第二節 世得云此節是鞭策人致力於本之詞按引

書之意只以母子之心不遠喻家國之心無二覺於上

下文義更為貫穿且不費力

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養字即上保字近文多

用姜嫄生民等詩謬甚 注又明立教之本按如此說

恐單就教家上說亦得 不假強為二句按孝弟慈乃

心之同然所得于天也識其端謂孝弟慈推廣則所令

皆是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第三節 仁讓又從孝弟慈推開說是因三者又推類

以盡其餘也讓兼節文言之 注此教成於國之效按

故猶云實迹也

第四節 上文言家齊而即成教於國此以下又言教

國非本之身脩家齊不可三引詩反覆詠歎皆以足上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按其所令二句

打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第六第七第八節 三節中皆暗伏一箇身字在內

桃夭節刑于寡妻宜兄節至于兄弟其儀節以御于家

邦本或問

傳十章首節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句領起通

章所言絜矩同好惡皆治國之事觀所謂得國失國及

結處此謂國可見 上老三句與孝者三句分別處

只是彼但言其理之相通此則有國者所行之政事如

恤孤便是指慈己之幼說不倍謂不倍死忘生也 注

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按醒得此句是以二字乃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書記

十

明

第三節 此節正絜矩之實蓋既有教化以興起其善

而又必好民所好惡民所惡使獲遂其善也泛說以欲

從人不得 君子自任如是不謂民之愛之而加以是

名也 注而民愛之如父母矣按愛之亦如父母不可

落空須照為天下僂矣下以得失對言

第四節辟則為天下僂矣 辟字反對均齊方正 撫

則后而虐則讎既為民所讎疾則危辱隨之矣僂字亦

不必說出貞弑國亡來

第十節 有德有人順而入者也外本內末悖而入者

也 只說到爭民施奪民散上悖出却只論其理不可

鋪張其事聖賢論理極透快而仍有餘地

第十二節 惟字本是謙詞却是極鄭重要從心裏透

出來

第十三節 此是舅犯教公子之詞作公子辭秦使語

者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詩書記

十

第十五節此謂唯仁人 新安陳氏謂此引孔子之言

故着此謂二字

第十八節 前所云慎德及所云仁皆忠信實際工夫

注君子以位言之按君子指有國者

第十九節 藍田解中四句皆專責之在上者方是絜

矩之大道也王政固因民所利而利之然豈聽其自生

自為哉 注朝無倖位按出荀子王制篇

第二十二節 前言以財發身以貨發財此二節又言

非獨其身為之所用之人亦不容于不審本節眼目在不畜聚飲之臣下節則畜聚飲之臣者也

伐冰之家 左傳食肉之祿冰皆與焉杜注在朝廷治其職事就官食者孔疏在官之食有冰下云自命夫命婦無不受冰謂賜之受以歸在家用者也是伐冰得兼食言之周禮云春始治鑑凡內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注中獨言祭乃舉食之重者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卷二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二句 此節就義理以明用心之公下復舉利富以明擇術之審 注不忍傷民之力按不忍二字從好仁來

義門讀書記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卷二

翰林院侍講學士何焯撰

中庸

中庸全旨 朱子云中庸當作六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二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袁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

欽定四庫全書

義門讀書記

卷二

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

第一章第一節天命之謂性 私箋云注兼人物然只以人為主與誠者自成皆不必兼物按誠者自成可不兼物蓋成物之物亦人也此處不兼物說則末節注中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句無相矣

率性之謂道 朱子云此率字不是用力字按末有不離道工夫只是言道之本然故章句亦云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

脩道之謂教 注中所當行三字承第二句所固有承
第一句脩之則於道無復乖戾於性亦無復昏蔽錯雜
矣雙承上文即涵下致中致和根脉

注天以陰陽五行 至 所謂性也 陰陽五行是氣健順
五常是理

第二節 安溪先生云上節是在性上做功夫而本文
却就道字說起故注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先解釋道
字接云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便已引歸到性上又曰無
物不有不是指道之散在事物者乃緊頂性之德而具
于心一句言無不有是性也無物不有是性而性體無
時不存此所以不可放肆而離之也自大全小注以來
解說多錯遂使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及無物不有兩句
皆成剩語矣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不可者人不可離道也不然
只是離不脫耳楊氏以飢食渴飲夏葛冬裘講不可離
不幾似異學所云作用是性乎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書記

三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 須看注中存天理之本
然句非寂守也欲使具于心者清明昭著不至于昏則

天命之本體常存有以為酬酢萬變之本爾故或問亦
云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不當疑其說成
睹乎其所不睹聞乎其所不聞也此節或問之語實與
太極圖解中惟人得其秀而最靈二節相為表裏 或
問云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
然之體也按此二句則該貫觀聞而言之矣曰周防則
是該乎動靜而慎獨則尤遠乎人欲之初萌也慎獨固
方動之時而遂以戒慎恐懼二句為主靜則愚所不解
也 圖說曰主靜立人極非偏於靜也靜中涵得動之
理及動而止其所這靜的道又常在故定性書又云靜
亦定動亦定 注無物不有按言無不有是性也

第三節 其所以一念之萌而知之若是其審者亦由
平日養之已熟 慎獨是義以方外事貴於博學問辨
可見致和中自有知底工夫集義少不得精義一段事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書記

三

也不然大學首一章推本於致知格物為大學始教何緣中庸開卷第一章不及致知一段工夫 注不曰幽獨之中而曰人所不知已獨知之者以應物之處言也第四節 不曰仁義禮智而曰喜怒哀樂者性皆善而情易流也

末節 前是下學此是上達 致字只是涵養純熟使無一息間斷之意工夫固不外上二節也注中兩無少二字極重 注戒懼二字指暗閑至靜之中指不睹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四

謹獨二字指隱微應物之處指見顯四句皆上二節事不得誤看至于二字作致字注脚

總注 首明道之本原四句按道也者三句鄭氏自為一節惟章句尋求兩故字語脉截分二節總注則尚與先儒節解略同蓋亦未及脩改之故 以去夫外誘之私二句按不可分屬

第二章第二節 時中從來作圓通識變講看來宜照忌憚二字為妙靜時有忌憚則戒慎恐懼而靜得中之

體動時有忌憚則必慎其獨而動得中之用靜亦中動亦中此之謂隨時處中此之謂無時不中戒慎恐懼即是忌憚無戒懼工夫靜時不能含無偏無倚之中動時不能合無過不及之中故小人反中庸

第四章首節 舉氣稟之失即可見世教之衰使教化隆盛則民自皆變化氣質而協于中矣

第二節 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言飲食見道在日常之事不著不容人預有責焉非獨世教之衰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五

第六章 或問以好問二句對非知之過執兩端二句對非愚者之不及然由不明故不行知愚各有之若舜之無遺善而人無不樂告以善是無所不知又知之不過也執兩端以取中則擇之審用中於民則行之至是既知所以行而又不以為不足行也兩截皆兼知愚說為容所引孔子語或非一時之言不容于口氣中牽綴上章字面然必意思相對使明行次第確然可尋乃盡大斷意屬脉絡相承之序 注淺近之言猶必察焉按